

七之記傳人名代當

基茨洛托

編麥麥李



新生命大衆文庫

樊仲雲主編

新生命書局發行



價一角五分

一八七九年，在南俄亞諾夫卡一個猶太農家裏生了一個小孩，這個小孩之誕生，關係與他同時代的一切人的命運。這個小孩，原名叫李華，只因爲他後來做了革命黨，就有了許多化名。在許多化

一 血統與鄉土



名之中，有一個最爲人所稱道的，就是托洛茨基。現在這個名字竟成了他最爲人所知的名字了。

這裏，我們就要述說這個小孩一生的歷史。

遠在俄皇亞歷山大時代以前，那時候南俄黑爾深省與夷加特林諾斯拉省，有個猶太人的農業殖民地。人口的總數有二萬五千人。這時，猶太人與其他的農民是完全立於平等地位，這不僅就他們的法權說，就是財產上也是一樣。

這個時候，有一個孩子伴隨他的父母離開了他的生長地——波爾塔瓦省猶太人的村落，來到這南方的自由平原上，追求他們的幸福。這個小孩就是托洛茨基的父親。他成人以後，以刻苦的勞動就

在亞諾夫卡成家立業。亞諾夫卡，是從地王亞諾夫斯基的名字變化來的。亞諾夫斯基因自己的耕植不發達，欲賣了土地，遷至他省，於是托洛茨基的父親趁了機會，從這位地主手上收買幾畝土地，以爲自己的產業。

托氏的母親是個城市中人。初嫁他父親時，很過不慣鄉村生活，但後來也漸漸地成爲一個勤奮的勞動者了。她一共生了八個孩子。這八個孩子中，托氏居第五。

托氏的父母，因他的長兄讀書未成，自幼即很注意他的教育。他兒時所處的家庭環境，照他自己後來說，雖不是一片充滿金色太陽的草原，但也并不是不幸的黑窟。他的家庭是一個勤儉刻苦的小康家。

庭。

托氏生長於亞諾夫卡，所以他的全部兒童生活與亞諾夫卡不能分離。亞諾夫卡的地位是這樣：從亞諾夫卡到最近的郵局是二十三杆，距鐵路是三十五杆，距政府和文明的中心是更遠了。因此，亞諾夫卡的生活是完全受着田原勞動音律的支配，那是個一片無垠的平原，是南俄大麥的王國。在這裏，既聽不到議會爭論的回聲，也聽不到外交事件的反響，甚至就是炸彈爆發的聲浪也不易聞到。托洛茨基最初的九年生活，沒有走出這王國一步。因此，他在這時以前，只是這大麥國中的王子。

然而震撼時代的政治事變的聲浪雖不易播及到這大麥王國

中來，可是那社會變革的自然律，卻陽春無私地光顧到亞諾夫卡。亞諾夫卡的貴族地主正處於崩潰之中。去托氏的父親的田地幾里遠，有E兄弟的土地數千畝。他們的住宅和皇宮一樣，陳設華美。但自從E兄弟繼承之後，漸漸地衰敗了。此外，在離他的鄉土幾里遠，有一姓M-sky的猶太地主的房子。這房子有美麗的花園。園中養着美麗的孔雀。這是使小孩們驚奇不置的。然而，時過不久，這個家族也衰落了。花園變爲廢墟。牲畜更毀壞了園中的花木。美麗的孔雀也消失了。

至於大貴族黑特潘諾夫家族之衰落，實表現了貴族沒落之最高峰。以前整個縣邑都以其姓氏而命名的，而今這樣多的土地都抵押了，出賣了。

這個兒童的父親，我們說過，是個農夫，是個剛從貧窮中生長起來的人。他相信自己的勞力。他異常輕視那般坐吃山空的貴族。他常常對他的兒子說：『他們是要失敗的。』當他對那般貴族作了評議之後，他又很得意地解釋自己的勤奮生活道：『我並不是守財奴，可是不喜歡沒有錢的時候。要用錢而沒有錢用，是很討厭的。』

這種眼前的社會分解現象和他父親對他的教訓都深刻留在托氏的記憶中。這築成了他後來的社會認識的基礎。

托氏父親的家資漸漸增加起來了。牛羊也成羣地增多起來。這時就是那過去不可一世的貴族談及他的父親時也不能不說：『李華·提葉維支，比我們還富有哩！』

但是，家財的增加，可不一定就是兒童幸福的增加。托洛茨基的父母對於他是很少眷顧的。因為他們所有的時間，都消耗在土地、牲畜、家禽和作坊中。四季都是忙碌的，田原工作的波浪，沖去了親子間的慈愛。因此，托氏在兒童時，除看到他的父母之勞動友誼外，很少受到家庭特別的柔情。

餐室中，有一張舊沙發。這就是他和他的妹妹用餐、午覺之地。這個沙發的套子後來破得不堪了。有一次他的母親向他父親說：『這套子早就當換的，自從沙皇被殺的那年之後，我們就沒有用過新的套布呢。』

『可是你要曉得，』他的父親給自己辯護道：『人到那萬惡的

城市去的時候，馬車要車錢，於是整個的時間都在想怎樣趕快回到農場來，忘掉一切要買的東西。」

托洛茨基兒時最有趣味的地方，是他家裏的一個機器房。據他說，這是他的趣味的王國了。那個機器師便是他眼中最能幹的人，也是他的唯一的朋友。

大約是一八八五年，他第一次同他的父親到費西非亞。這裏街道兩邊有人行道，有商店，洋台和綠色的屋頂。這是他第一次見到文明的面孔。他後來說，無論是巴黎或紐約，沒有一個城市給他的印象深刻能如這個城市。

一年之後，在一個清晨，他起床後匆匆地洗了面，走向餐室的時

候他看着他的母親伴着一個客人帶着微笑的神情望着他，他立刻知道了，他是他們談話的題目。『握手，李華』他的母親說，『見見你的教師。』教師也溫柔地祝賀他，他就在這年入學了。

入學之後，他開始在教師的指導之下學習俄文字母。和同學共同讀著聖經。他從他會認字時起，就酷愛詩歌。後來他會寫字了，他不僅抄詩，甚至自己也做起來了。他的姊姊知道他會做詩，就告訴他的母親，母親告訴父親。這樣，他們常常要他在客人面前讀詩。這事是最使他忸怩不安的。

托洛茨基就在這樣的一個家庭和鄉土中，度過他幼年的兒童生活。

一一 學校、書籍與早年的衝突

一八八八年，是托洛茨基生活史開始新局面的一年。因有這一年，他將隨着他的表哥蘇益茲到奧地賽去入中學。當他去奧地賽時，他的父母特別爲他製新衣。此外，還帶了許多東西。果醬、牛油和各項禮品，裝滿了一大木箱。這是他第一次長期的離開家庭。幼年的他，哭得很厲害，他的母親妹妹也都哭了。他在流淚的告別中，第一次感到亞諾夫卡及其一切之可愛了。當他坐車經過平原至火車站時，他還不能制止他的悲哀。

到奧地賽之後，立刻開始了他的新生活。因爲目前啟示他的文

明區比起亞諾夫卡來，要大到不可言說。奧地賽的學校、圖書館、劇場及不勝枚舉的新事物，使他到底淡忘了故鄉的景象。

入了中學，他過着嚴格的學校生活。他研究文學和其他的科學。前面說過，他是隨着他的表兄來奧地賽的。他的這位表兄原是很有教養的人。表兄的妻就是校長。他住在他們家裏，他們啟示他，教育他，他也亦步亦趨地學他們。托洛茨基在這樣一個環境中住了六年。這可說是他的生活最有意義的時期。

在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家庭裏面，僕人的影響是很大的。托洛茨基現在所處的一個家庭，有一女僕對他有特殊友誼。他也很歡喜親近她。她在生活之秘密上對他有不少的啟示。有一次，他的這

位相好請他給她的在美國的丈夫寫封信，他寫了這樣一句富有詩意的句子：『只有我們的一個孩子，纔是我們生活之黑暗的天空中的一顆明星。』他的女校長讀到了這封信，因稱他是個『作家。』

他在奧地賽第一年生活中，是貪讀不厭。他讀着普希金或尼克拉索夫等人的著作，每到規定的睡覺時間，猶不願停止。『李華』他的表兄的妻叫他，『是睡覺的時間了。』『好』他懇求說，『讓我再看五分鐘。』於是又給他五分鐘。

隨後他又考上了該地聖保羅實驗學校。這個學校本來是個德國人的學校。是路德派的教徒爲奧地賽及南俄一般德國人而創立的。這個學校對於各級學生有一種嚴格的規定，甚至規定到服制上。

當他入學的第一天，他即吃到此種定規的虧。那一天，他穿着制服上學，舊生都誹議這新生不應穿制服。並且校監也逼着他換上平常的衣服。

但是第二天，他却很快樂。當第一堂上算術課時，他立刻表示他在算術方面的特長。這時教員在全班稱揚他且給他兩枚當五的角子。一會兒，校長又來檢查學生的手，看到他的手甚清潔。接着，校長又來上課，很滿意他的聰敏，結果又給一枚當五的角子。上課的頭一天，托洛茨基即獲得三個獎賞。

托洛茨基的讀書生活，開始於一八八七年。那時他們的一個親戚利亞諾夫卡來，帶來了大批的書籍。其中有一些是托爾斯泰爲人

民而著作的。他當時讀書的經驗雖是像在黑夜裏的曠野中驅車，但他總是要走着前進。奧地賽的書籍之富，使他貪讀不厭，非經強迫，甚至連散步睡覺，都不願意了。他在奧地賽很喜歡研究詩歌。『詩人居在他所愛的自然界中，自然界的每一音響，愉快的與悲哀的，都在詩人心中發生回音。』這是他在奧地賽第一年做的詩句。當他入聖保羅學校之後，他就和同學們辦文學雜誌，他們的雜誌叫做點滴——意思是聖保羅實驗學校第二年級供獻點滴於文學的海洋中。暑假回到鄉村中，他有一架書，高可及天花板。他就在這些舊紙堆中，找尋他的人生新路。

青年人，因為少私慾觀念，最容易接近所謂理想人生，而憎惡惡

化他的實際環境。托洛茨基從兒童起，就有許多衝突，而這些衝突又都是從反對不公正的鬥爭中生長出來的。

當他還幽居在亞諾夫卡的時候，有一年夏季，許多由外鄉來的季節工人都患着流行的夜盲症。患此症者，雖在黎明時行路，都須將手伸向前方摸索着。這時他有個表兄在他家作客，他爲了這件事寫了一篇通訊式的論文，發表在當時的鄉紳會議報上。這論文居然引起當局的注意，且派員到亞諾夫卡去視察。可是托氏的父母深爲這通訊所苦惱。他的表兄也以爲這通訊太不妥當。但他自己却深深地同情這個通訊。

當他到奧地賽之後，有一年暑假他回到家裏過暑。有一天，在大

門前，他看見一個赤足的可憐的農民立在他父親身後哀求道：「天呀！請給我那匹牛吧！」他看到這事，深為不平，但他知道他無力來說服他的父親，於是他即刻回到自己房中，倒在床上大哭起來。直到他母親來看他，並宣稱牛已交還給了那農人時，他還哭着不止。

在托洛茨基的幼年生活許多衝突中，最大的一次，要算他在聖保羅學校被開除了。

托洛茨基在實驗學校二年級時，有一個教員叫做伯南德者，被學生起了一個綽號叫「法國人」，可是他實際上却是瑞士人。同學都討厭這位教員無能，於是他們有一次約定一致行動對付他。這兒所謂一致行動者非他，不過是約定當教員離開教室時，配合着教員

脚步的音節，發出一種喊聲，而且這種聲音是閉着口喊的，因為這樣誰也不曉得實際上是誰幹的把戲。他們做得非常機密，但教員爲要實行懲戒，總得在一班之中找出一個禍首來。這禍首就找着了托洛茨基。懲辦這禍首的方法，是開除學籍。他母親爲他這一次開除流了不少的淚，父親總說他有不端的行爲。幸而開除不是永久的，以後還有權回到學校來。托洛茨基自己說，這是他生平第一次政治試驗。當開除時，同班中有擁護他的，也有向學校當局告密的。誹謗者與猜忌家站在一邊，光明磊落的小孩站在另一邊。這是他以後生活常常見到的。

三 革命與流放

托洛茨基在實驗學校總共住了七年。最末的一年，就是他的學校生活結束的一年。他入七年級時是在尼古拉也府。而這一年——一八九六——算是他青年時期開始重大的轉變。因為他從這年起，即開始了他的革命活動。

托洛茨基十七歲時雖已走上革命的途程，但他並不是沒有躊躇的地方。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俄國知識階級中的托爾斯太思想雖正開始崩潰，但是牠在青年中還有很大的影響。托洛茨基這時還為『民粹主義托爾斯太主義抑馬克思主義』這類問題所糾纏。但有

一件事是他十分認得清楚的，這就是生活在他的意識上積累了無限的重負與壓迫。他此時遇着了一個思想左傾的朋友，他與他爭論，但他的朋友卻表示比他有力，他向他投降了。托洛茨基在尼古拉也夫的劇變使一個一向敬重他，希望他做她的兒子的模範的女主人，大為失望。她對他說：「怎知你變得這麼快？我期望你做我的孩子的模範，現在完全成爲泡影了。」但是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却新發現了自已的將來：他勤讀自己所要讀的書籍，閱讀報紙，研究政治。他於德國的社會主義，美國的總統選舉，法國皇黨的陰謀都深加注意。一句話，他成了一革命政治家了。

他的意志既與雙親的意志相左，於是不久遠方的警告就來到

了，但此刻的托洛茨基却不妥協地辯護他有走他自己的道路的獨立與權利。這種爭論一直到他拒絕家庭物質接濟時爲止。這時他年僅十七。

自脫離家庭關係後，他完全成爲一個革命的職業家。他的最初的一個革命組織，叫做南俄工人同盟。他的活動在尼古拉也府，在南俄立刻發生了極大的影響，同時他也就成爲政府注意的對象。

一八九八年一月尼古拉也府監獄拘禁一個十九歲的政治犯，這個政治犯是第一次受盡了絕對的孤獨與隔絕，但他並不因此灰心。這個政治犯就是托洛茨基。托洛茨基這次被拘，並不是在尼古拉也府，而是在一個大地主的田莊裡。這兒有一個長工是他的同志，他

是夜間來到這兒的。他來時，隨身帶了一大包文件，他的同志把這包文件放在一個地洞裡。當逮捕他的憲兵來到時，女主人乘憲兵未及注意，把這包文件轉藏在花園的積雪中。法庭未得文件，他至少有輕刑的可能。可是事情是這樣不湊巧，當第二年春雪融化之後，這包文件終於落到憲兵手裏。於是他不得不要受監禁及流放的處分了。

托洛茨基未入過大學，他的大學就是監牢與西伯利亞。他第一次被捕之後，先在尼古拉也府監獄，後來因此地不適宜於拘禁政治犯，又把他轉到黑爾松監獄。最後又把他轉到奧地賽。他在各個監獄中都是努力地研究革命理論。

他在奧地賽監獄中，更利用獄中特有的宗教書籍，來研究各種

的宗教宗派與其發展。他記錄，抄寫，提要，當他要離開奧地賽至西伯利亞流放地時，他那獄中的勞作已使他成爲淵博的歷史家及哲學家了。

他往西伯利亞時，在莫斯科轉移監獄中又居六個月。他在這裏才第一次聽到列寧的名字，在監獄中，他研究他的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在這裏須插進一點，就是當他由尼古拉也府來莫斯科時，與他同來的還有一位女犯，這女犯名亞歷山大·李伏華，是他的至好的同志。她是南俄工人同盟中的重要人物，她對於社會主義與革命具有堅決的信心。在羣衆中，她更有不可磨滅的威信。他和她在工作

發生了愛情。他們在莫斯科轉移監獄中結了婚，他們遂一同流放至西伯利亞。

流放地是在西伯利亞俄斯庫特村。他們沿勒拿河航行了三星期纔抵該地。那裏約有百間草屋，他們是居在盡頭的一家。那裏的氣候，在秋天是在零下三十五度。一到了夏天，又要忙着捕蚊子。那裏的蚊子很厲害，常有迷了路的牛，給蚊子咬死的。後來，因其地不易與外人發生關係，他們又向伊黎河東遷移。這是在一個寒天的時候，他們已生有一個女孩，當他們驅車前進時，他們十分擔心他們的女孩會給凍死。當到了新的流放地時，他會着了許多亡命者。於是他又立刻在流放地從事他的革命研究工作，他和他們研究討論，一如在國內

一樣。

在西伯利亞荒原中，在流放地內，民粹派和無政府黨人間發生流行的自殺現象，但托洛茨基卻以堅苦的知識工作來創造自己並使自己免於頹廢墮落。他和他的朋友討論俄國農村分化、英國職工運動、康德哲學、達爾文主義及馬克思主義。托洛茨基在其自傳中說過：『在牢獄裏，形成了我的理論觀點，而政治的自決力則成就於流放時期。』足見他在流放時期之努力了。

四 第一次亡命國外

革命的發展與革命者之努力是並進的。托洛茨基在西伯利亞

生活了兩年，而俄國革命運動已由工廠發展到街上了。西伯利亞的流放者之逃走時有所聞。這時托洛茨基知道了國外有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和火星報。同時他又讀到列寧在維也納出版的做甚麼一書，覺得與自己在西伯利亞所見正同。於是他決定逃開西伯利亞，去找尋更大的活動地。

這時，他們已有兩個孩子，小的剛剛四個月，他不得已，只好把這項任務完全交給他的親愛的革命伴侶。而她對於他也只囑以「你一定要如此做。」革命的利益忘記了個人的痛苦。托洛茨基雖從此同亞歷山大·李伏華分離了，但他們的感情卻保持到永遠。

托洛茨基自逃出西伯利亞流放地後，中間經過了許多挫折，他

到了倫敦。這是在一九〇二年秋他之來倫敦是赴列寧之約的。

「比羅來了。」（比羅是他在西伯利亞時之筆名，意即筆尖。）列寧和他的

夫人這樣歡迎他，他立刻和列寧親熱起來了。在第二天清晨，他和列寧繞着倫敦城游了許久。他們站在一座橋上，列寧指着威士特明斯特教堂和其他一些有名的建築給他看，說道：「這是他們的威士特明斯特。」列寧這時正與蒲列哈諾夫、馬爾托夫、扎蘇里支、亞克雪洛德等在倫敦辦火星報。托洛茨基到了倫敦，列寧在短時期考察了這個青年的能力之後，即提議把他加入火星編輯委員會。「我向編輯部全體委員提議，在所有的平等的權上，把比羅推選於編輯部委員。」（列寧致蒲列哈諾夫的信。）因這時俄國社會民主黨已開始分裂了，

列寧是代表社會民主黨最結實的部分，同時他看清了蒲列哈諾夫的墮落時代已經開始，他想使火星報的編輯多加入英勇的青年。列寧深知那般老人不適合於日漸迫近的強烈鬥爭，他提議托氏任編輯者，固然因托氏少年有為，同時意在增加自己在火星報編輯委員會的力量。

這時托洛茨基已奉黨的命令到法國俄僑中作旅行講演去了，（他就在這次旅行中，結識了他現在的愛人雪多華）待他由巴黎返倫敦後，黨已決定到瑞士日內瓦開代表大會同時他的編輯問題因蒲列哈諾夫的反對也只好擱在大會上去解決。

在代表大會的準備工作中，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中央機

關報（『火星』）和俄國行動的中執行委員會之關係。托洛茨基來到國外，本具有編輯部隸屬於中央執行委員會之下的意見，這也是國內多數人的意見。

『這是不對的，』列寧這樣反對他。『因為力量的相互關係有所不同。他們怎能從俄國來指導我們呢？總之，這是不對的……我們是堅固的中心，我們在思想上比較有力，我們一定要由這裏來指導。』

『這樣豈不是編輯部完全獨裁嗎？』他這樣的問。

『那末，這是不好的嗎？』列寧這樣反對。『但在現時的情形下，是應當如此的。』

托洛茨基懷疑列寧的組織計劃，但他萬沒想到黨的大會會因

這問題而分裂。

列寧的計劃以及他對那般老年人的態度引起了青年的托洛茨基的懷疑，又因那般老人都反對列寧，所以托洛茨基也成了列寧的反對者之一了。從表面看來托洛茨基與列寧之間的爭論，似是屬於道德上的，實際上是有重大政治意義。第一，因托洛茨基此時尚未十分了解革命的最高目的，不能顧及那般不合時宜的思想的老人。老人不合時宜，時代要丟棄他，此時對老人施以姑惜，反是不忠實於時代。蒲列哈諾夫等，無疑義地是俄國的偉大馬克思主義者，但他們是屬於革命初期的人物，當實際的革命一逼近，他們就後退了。此刻若對他們姑惜，實反與革命以不利益。托洛茨基之「愛老」是錯誤的。

其次，托洛茨基自己說過：『我曾是個集中主義者。但無疑的在那個時候我並未完全明白究竟要怎樣去引導百萬羣衆反對舊社會鬥爭革命的政黨必需有怎樣緊張的指導的集中主義。』這話說的很對。當時的火星報無疑義地是俄國社會民主黨的頭腦，如必由國內中央來指揮火星，在實際上是妨礙黨的發展與其生動性。此時，托洛茨基與列寧的爭論多是由托氏少不更事所致。但以後關於俄國革命的性質與動力之爭論，却又當別論了。

五 一九〇五年

俄國社會民主黨自第二次大會後，顯明地分化爲兩個派別，就

是多數派和少數派。但在國際上還有一個第三派，這一派就是托洛茨基所領導的。雖然在托洛茨基一派之內體的形成是在他回國以後，在社會民主黨二次大會開會後一個短時期，他是在俄國亡命者圈外過了幾個月，他這時既不是多數派，也不是少數派。

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三日，他由別處到日內瓦，一到火星報編輯部，馬爾托夫即給他一個電報說道：『你還不知道吧，看看……！』他接着很快地把前十行關於流血星期日的電報看完了。他立刻覺得他不能留在國外了，同時他曉得他要有他自己的立場。

托洛茨基在回國工作的過程中，發表了他對俄國革命的整個的意見，這意見既不同意少數派的聯合資產階級的革命論，也不同

意多數派的『工農民主專政論』這就是他的『不斷革命論』。這意見較任何一派都正確。托洛茨基把握住了俄國革命的動力，了解了兩個革命之間的關係。他曉得無產階級爲其動力的民主革命，勢必不能停止在民主階段，而要突過牠的限制走到社會主義革命上去。他批評多數派把民主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規定出原則的不同，是純粹的形式邏輯的推論，這是完全正確的。『工農民主專政』一口號直到一九一七年才爲多數派所放棄，然而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已指出牠的不正確，我們由此可以看出托洛茨基之遠見了。

一九〇五年十月，大罷工開始的時候，托洛茨基是居在芬蘭邊境的一所寂寞的小屋內。一天晚上郵差送來彼得堡的一包報紙。他

把這捲報紙打開一看，纔知道彼得堡的革命是狂風暴雨般的發展着。他立刻離了這小屋，僱了一輛馬車，驅馬迎着崩潰的積雪。到了晚上，他已在彼得堡工藝大學的大禮堂上演說了。

當托洛茨基至彼得堡時，他即計畫成立一個黨組織，每五百人選舉一人。這時列寧尚未回國，多數派一部中央委員堅決反對這種組織，因他們害怕這組織會與黨衝突。但他們的反對未收效果，他們沒有料到這就是無產階級的政權形態。蘇維埃第一任主席是他從芬蘭尚未回到彼得堡時選舉的。這人是一個青年律師，是革命中一個偶然角色，沒有真實的領導作用。在他被捕以後，即選舉了一個主席團，托洛茨基即是其中的領袖。盧那卡爾斯基在他的回憶錄中曾

說：『我記得在列寧面前有一個人說：赫魯斯達廖夫（即蘇維埃前

任主席——作者）的星已經降落了，現在蘇維埃中強有力的人物是托

洛茨基。』列寧的面上好似黑沈了一刻，於是說道：『是的，這是托洛

茨基不倦的與堅苦奮鬥的成果。』

托洛茨基在蘇維埃中是用的他的誕生的村莊名——亞諾夫

斯基這個名字。在報紙上則署名托洛茨基。他要為三種報紙工作。他

和帕爾夫斯共同編輯俄國日報，與少數派合辦一週開始報，後一種

報獲得當時一切報紙所未獲得的成功。托洛茨基說：『我以為

開始報與牠的古典原型一八四八年馬克思出版的新萊茵新聞相

較，在五十年來，比任何報紙都要相似些。』托洛茨基此時已成爲彼

得堡的工人靈魂，從他身上反映出工人的一切要求、利益及勇氣。

盧那卡爾斯基在其半面像一書中說：

『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五——一九〇六年的一切社會民主黨的領袖中雖然他最年青但無疑義地表現他自己是最有準備的；他最少沒有那種亡命者的狹隘眼光。我從前說過，這甚至妨礙了列寧。他比別人更了解國家政權的鬭爭是甚麼。他從革命中出來的時候，獲得了極偉大的信仰；列寧與馬爾托夫並沒有獲得比他多。蒲列哈諾夫損失很大，因為他有半自由的傾向。托洛茨基從此時起是站在最前列的。』

一九〇五年，十月罷工之部分的勝利，在理論上對於托氏更有

特殊意義。這裏不是自由資產階級的反對運動，不是農民自發的暴動，不是知識份子的恐怖行爲，而是工人罷工第一次屈服了沙皇制度。這完全證明了他的無產階級領導革命論是真理，也就是他的理論試驗之成功表現。

六 第二次亡命國外與世界大戰

一九〇五年革命，結果是失敗了。革命的領導人托洛茨基又被捕下獄。審訊的結果，又被流放到西伯利亞。但在半路上，托洛茨基居然逃脫了。

逃脫的經過是這樣：在托氏同路囚犯中有一個老革命家叫做

非特的，他教他佯裝髓管神經痛，以便在半路停留幾天。他果然執行了這計畫，且成功了。他找着了一個當地農民綽號「山羊足」者幫助他，他乘着鹿橇逃走了。他到了彼得堡的一個朋友李特根博士家裏的時候，他在他朋友臉上，看出非常的驚異。他好像一個鬼魂一樣站在大餐室中，他們屏息地看着他，在他們彼此接吻之後，他們還不相信他們的眼睛仍然顯着驚異的神情。他知他不能停留在國內了，他由彼得堡化裝到了芬蘭。他經過住在芬蘭的列寧的介紹在奧格爾堡建立一個安逸的小家庭；因為這時他的妻和小兒——他在獄中時誕生的——也來到奧格爾堡了。

一九〇七年，社會民主黨在倫敦開三次代表大會，在這次大會

上托洛茨基與少數派多數派都有不同的意見發表而起爭論，結果是更固定了他這一派的立場。在倫敦這次大會上同意托氏理論的只有女革命家盧森堡。在一次談話會中他和列寧說到露沙·盧森堡和他站在同一立場列寧說道：

『這全然是因為她講的俄文不大好。』

『但是，』他反駁道，『她却善於說馬克思主義的話。』

倫敦大會後托洛茨基即僑居維也納，這時他和多數派少數派都沒有關係了。因為理論上的不同意，他與各派失去合作的可能。一直到一九一七年列寧的四月提綱採取了有歷史性的托洛茨基的意見後托洛茨基派才與多數派合併。托洛茨基居維也納時，他就

了許多理論著作。此外，他並在維也納出版俄文報，這報紙以偷運方法經過裏海或黑海始達到俄國工人之前。這報紙是國內廣大工人羣衆的讀物。

大戰開始的時候，納也納的牆壁上，貼出了許多標語。『一切塞爾維亞人都得死，』成爲街上小兒的口頭語。這時托洛茨基到奧國社會民主黨領袖亞德列爾那裏去，他想問一問奧國當局究竟將怎樣對待他們俄國的僑民。老人亞德列爾立刻同他一同到政治警長海爾那裏去。海爾表示一種小心的推測，說明天早晨會出命令，將俄國人及塞爾維亞人在監視之下拘禁。

『那末，你是勸我出走嗎？』

「是的，愈快愈好。」

「好，明天我同家眷一起到瑞士去。」

「哦……不過我想你還是今天走好些。」

這個談話在白天三點鐘等到六點十分，他和他的家眷已經坐在車廂裏了。

大戰開始的時候，德國社會民主黨投降的消息比宣戰的本身更激動了他。他認為德法社會主義者已明顯地表現出政治的和道德的危機，俄國社會主義者不能不負起世界歷史的偉大任務。他於是着手寫一本反戰爭的小冊子，並且批評德法社會主義者。他這本書發生了極大的影響，使德國的法庭因此缺席判決他的拘禁徒刑。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九日，他以基也府思想報的軍事通訊員的資格，經過法國的戰線到了巴黎。巴黎這時是滿目淒涼，而法國的社會主義者也是消聲匿跡。戰爭的危機給各國社會黨以活動的機會，而德法社會主義者却始終爲機會主義所制服，於是他決定在巴黎創立一個報紙鼓吹社會革命并團結各國左派社會主義者。這個報紙最初只有三十個法郎的經費，但牠居然繼續了三年之久。

一九一五年國際左派社會主義者居然有青梅瓦爾特之會議。他與列寧都到了會，他并且被推爲大會宣言之起草人。青梅瓦爾特大會給與各國反戰爭運動以極大的推動。

托洛茨基與牢獄放逐的不相離，恰和他之與社會主義革命不

相離，這樣他現今在法國又要受到驅逐的待遇了。驅逐他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在法國辦的報紙上鼓吹革命。離開法國時兩個警察押解着他。他們到了伊侖，在分別時，一個對他說，你應裝作旅客的形式，纔不致惹起西班牙警察的注意。可是當他到了馬德里，他就被捕了。

「到底你們爲甚麼要逮捕我呢？」

「因爲你的思想對於西班牙是大先進了。」

「你們是怎樣找着我的？」

「很簡單，依照巴黎的電報。」

西班牙政府雖然逮捕了他，但可不願留他。他自己知道歐洲對他已關了大門，於是他由迪加茲起程赴美了。托洛茨基此時真可以

說是一個無國可歸的猶太人。

一九一七年一月十三日他到了美國。他到美以後，立刻就成了一個美國的社會主義者，立刻爲社會革命而工作，作文章，演說，走入勞工團體，他一點也不覺得他是異鄉人。他的工作精神真有『到處是吾家』之概。

然而不久，俄國即發生了新事變，且要他回去負擔，這事就是二月革命。

托洛茨基離美國時，領有俄國駐紐約的領事的護照。可是當他所乘之船到了哈立法司克時，他被英國在該地的駐軍扣留了。這完全是違法的。好在新俄政府對英國駐俄大使很快地提出了抗議，扣

留了的托洛茨基於是遂又被釋放回國了。

八 十月革命

一九一七年，托洛茨基到彼得堡時，正是革命浪潮把那些暫時的英雄擁到水面上的時候。克倫斯基組織了臨時政府。蘇維埃是少數派佔絕對的多數。蘇維埃的主席是季茨。托洛茨基到彼得堡，多數派因他在一九〇五年作過蘇維埃主席，立刻提議他加入主席團，他就這樣又被選爲主席。

托洛茨基不僅是個天才的革命者，而且是個再好沒有的大才的演說家。他到彼得堡時，所有革命的演說家都失聲音啞了。但他有

一九〇五年的經驗，他知道如何保護他的聲音。他演說時，其聲浪可震落石岩，可激起地震，而且每一辭句，都能反映出萬衆的心理，把握住萬衆的情緒。在他的講演場中，每一方寸都立着聽衆，都擠縮得再也不能擠縮。他真是萬衆之中的發電機，他的喉舌就是萬衆的喉舌。但他却不是跟着萬衆跑，他是萬衆的領導者。

一九一七年，列寧提出他的有名的四月提綱時，多數派內部正處於一個危急時期。這時因爲列寧長期居在國外，多數派中以加米涅夫、季諾維埃夫最佔勢力。他們攻擊列寧投降托洛茨基反對列寧不該放棄『工農民主專政』，他們以『老多數派』自居，形成黨的分裂。可是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托洛茨基是堅決地贊成列寧與那些

老多數派鬪爭，且卒獲勝利。

在行動上，托洛茨基的重要性并不減於列寧，在某些地方，甚至可以說比列寧還重要。他是十月暴動的總指揮，他是蘇維埃的總主席，他又是布爾雪維克的中央委員。在暴動時，他整個星期的日夜都是衣不解帶地指揮各方面的行動，兵士和工人的態度，兵營的鼓動，破壞者的計畫，資產階級的陰謀，一切都在他心中，一切要他擘畫。

在政權奪到的頭幾日，他連換領子的時間都沒有，所以列寧有一次對他說：『假如白衛軍殺掉了你和我怎麼辦呢？斯威特諾夫與布哈林能夠主持嗎？』

在國內戰爭中，托洛茨基成爲全國惟一無二的軍事專家。他在

內戰中之重要有他坐火車所歷的路程可以繞地球數周這一事實來證明。列寧曾對高爾基說：『誰能給我指出還有甚麼人能在一年之內組織成模範的軍隊以獲得軍事專家的尊敬呢？我們有這樣一個人，我們已有了一切，這定是所謂奇蹟。』

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身任蘇維埃主席，身任外交部長和國民委員會委員，身任過海陸空紅軍總司令。

八 反對派運動與放逐

十月革命是產生在經濟落後的俄國，在這種國度內，要保持無產階級勝利甚至比取得還困難。十月革命本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

之起點，牠的任務不是一個俄國，而是全世界。俄國無產階級勝利，祇是而且應當是推進世界革命的司令台。不幸，戰後歐洲革命運動趨入了暫時的低落，這種低落就反映俄國無產國家的領導者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思想。另一方面，十月革命所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牠是應當不斷的與本國的富農和 *Непоса*（即以新經濟政策而致富的人——作者）鬭爭，然而因為當政者夢想建立世外的社會主義國家，不得不趨於與國內的富農和一般私有財產者合作。這種趨向的結果必然地要放棄世界革命的任務而且要損失俄國無產階級的利益。而蘇維埃俄國官僚主義之增長又必然加緊這種趨向。這樣從一九二三年起，托洛茨基與斯大林之間的鬭爭就開始了。

斯大林所領導的中間派與托洛茨基所領導的左派反對派的鬭爭，開始於一九二三年。那時候鬭爭的中心問題，是對富農問題、官僚主義問題、德國問題和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問題。到了一九二五年，又發生了中國問題的爭論。最近又開始德國問題爭論的緊張。可惜這些爭論，因為篇幅關係，作者只好放棄不說了。（讀者倘欲詳細了

解史托二人所爭論的問題可參看新生命書局出版之蘇俄黨爭文獻）

到了一九二七年，托洛茨基終於被放逐至西伯利亞中國邊境上。一九二九年，又利用蘇聯的外交，把他放逐至君士坦丁堡。

托洛茨基在君士坦丁堡，實際上是勝過一個共產國際。他仍然努力進行共產運動。他與各國的左派共產主義者都有關係，并幫助



流浪中
的托洛
茨基，去
年冬從
土耳其
至丹京
講學，道
出那不
勒斯，馬
賽，此圖
即在法
登陸時
所攝。

各國革命運動。雖然他的伴侶有許多都投降了，但他是領略過這種現象的。他知道這是歷史退潮之表現，他并不因此有半點氣餒，他十分地自信，未來的世界勝利是屬於他的。

我們已把托洛茨基的主要的生活內容述說了一番，他的生命是隨革命浪潮之起伏而起伏的。一九〇五年以前，他的生活是牢獄與流放，一九〇五年，當俄國第一個革命浪潮來到之時，他突然握全俄國革命權力的樞紐。此後是長期的革命低落時期，他的生活又在拘禁與幽囚中來回。一九一七年又是革命達到牠的高點時候，托洛茨基又再握政權，且創造了一個他所理想的國家制度。但這次浪潮到了一九二三年又開始退潮，托洛茨基從此時起乃退出權力舞台。

所以，我們說托洛茨基的生活是依革命而轉移的。托洛茨基始終是忠實於無產階級革命，忠實於他的思想。托洛茨基將來還能否當權，這不是托洛茨基個人問題，而是世界歷史問題。

本書重要人地名原文表

- 托洛茨基 (L. D. Trotsky)
- 加米涅夫 (L. Kamenev)
- 季諾維埃夫 (G. Zinoviev)
- 列寧 (V. I. Lenin)
- 斯太林 (Q. Stalin)
- 克倫斯基 (Kerensky)
- 布哈林 (N. Bucharin)
- 蒲列哈諾夫 (G. Plechanov)
- 馬爾托夫 (U. O. Martov)
- 亞歷山大·李伏華 (Alexandre Lvovna Dokolovskaya)
- 雪多瓦 (N. I. Sedova)
- 亞得列爾 (Victor Adler)
- 露沙·盧森堡 (Rosa Luxemburg)
- 亞諾夫卡 (Yanovka)

波爾塔瓦 (Poltava)

奧地賽 (Odessa)

彼得堡 (Peterburg)

莫斯科 (Moscow)

西伯利亞 (Siberia)

勒拿河 (Lena)

峨斯庫特 (Ust-Kut)

新生命

大眾文庫

全部七輯

零售：一至七輯每冊一角半
 小辭典每冊大洋五角
 預定：一至七輯每輯一元半
 七輯合定大洋九元半
 小辭典每輯大洋五元
 全部合定大洋十四元

上海 南京 北平 武昌

第一輯 當代名人傳記 共十二冊

不 日 刊 齊

- | | | | |
|----------|------|----------|------|
| (1) 羅斯福 | 徐懋庸編 | (7) 托洛茨基 | 李麥麥編 |
| (2) 興登堡 | 黃源編 | (8) 希德拉 | 陳天鷗編 |
| (3) 赫里歐 | 徐仲年編 | (9) 凱末爾 | 邢墨卿編 |
| (4) 麥克唐納 | 樊仲雲編 | (10) 甘地 | 徐懋庸編 |
| (5) 墨索里尼 | 易君左編 | (11) 福特 | 鍾敬之編 |
| (6) 斯大林 | 向理潤編 | (12) 西園寺 | 張迪虛編 |

新生命書局發行

俄國革命與五年計劃

托洛茨基著
劉鏡園譯

實價六角

全書共三本

俄國革命兩個怪傑，列寧與托洛茨基，當今最有名的傳記，托氏則被放於土耳其，都譯述其全書計四十五萬言，從其生物，以至於近世各國文字，被各國捕脫許入，計四十五萬言，從其生物，社會運動，其後，被各國捕脫許入，計四十五萬言，從其生物，年的回國，十月革命，紅軍總司令及斯大林專權，托氏的被逐，等事，變化萬狀，亦繪聲極好，傳記小，說之，也是一部最可信的俄國革命史，不僅是極好的傳記，與反對派之爭，可應讀此書，已譯者之感，先為不精通俄文之，而中文亦流暢，能曲盡托氏文筆之妙，實為不可多得之譯品。



托洛茨基

自

傳

石越翻譯

每冊實價一元

上海南京 新生命書局發行 北平武昌

蘇俄研究叢書

蘇俄政治制度	施伏量譯	實價九角
蘇俄黨爭之解剖	高品齋著	實價四角
蘇俄十年來之外交	亞那特著 胡慶育譯	實價五角
蘇俄之政治經濟社會	山內一雄著 王錫綸譯	實價八角
蘇聯經濟政策及社會政策	施伏量編	實價一元
蘇俄黨爭文獻	王李平 陳幻編	實價一元六角
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上冊)	烏梁諾夫著	實價一元二角
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下冊)	烏梁諾夫著	實價一元二角
俄國革命運動史綱	波格洛夫斯基著	實價一元
蘇俄的教育	蔡葵士著 張迪虛譯	實價二角
蘇俄底文學	弗里曼著 鍾敬之譯	實價八角
俄國革命與五年計劃	托洛茨基著	實價六角
五年計劃的故事	伊林著 吳期西譯	實價九角
蘇聯與第二次大戰	蔡葵士著 方正譯	實價二角
托洛茨基自傳(一、二)	石越譯	實價各一元
莫斯科印象記	胡愈之著	實價八角
士敏土(小說)	革拉特考夫著	實價二元
飢餓及其他(小說)	賽米諾夫著	實價一元

上海

南京

新生命書局發行

北平

武昌